

STEWART C. EASTON

THE WESTERN HERITAGE

史世近洋西

(二)

譯 先邁李



西洋近世史 (二)

(*The Western Heritage*)

(十九世紀)

伊 士 頓 著
李 邁 先 譯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 臺北市

幼獅編譯中心編譯

五十八年七月初版

六十五年十月三版

總經銷：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臺北市漢中街一十五號

臺北市延平南路一十七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七三號

定價：新台幣一三元五

譯者序

中國歷史學會於民國五十七年春舉行第四屆年會時，曾對歷史教學問題單獨舉行座談會，由沈剛伯先生主持。於論及歷史教材時，譯者因在各大學從事西洋史教學，平時深感學生可用之參考書籍極為缺乏，乃建議國內外研究西洋史之同仁，能分出部分時間，致力於此項書籍的譯介或編寫工作。是年七月，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成立了一個外文圖書翻譯中心，專門從事於西方名著的出版業務。中心負責人張身華先生，堅邀譯者爲其逐譯這一部西洋史。譯者有感於上述需要，義不容辭，乃勉爲應命。

這一部甫於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史學名著，原名爲 *The Western Heritage*，係美國著名史學家伊士頓（Stewart C. Easton）教授之近作，出版之後，立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各大學多指定其爲歷史系學生之主要參考書。此書共有兩種版本：第一種所包括的時間較長，上自史前時代起，下迄一九六八年止，共分七編二十三章；第二種所包括的時間較短，自一五〇〇年起至一九六六年爲止，共分三編十五章。譯者以爲西洋近代的史事，對於整個世界的影響較大，而且我國各大學歷史系同學對於近代史的需要也較爲迫切，所以決定先用第二種版本逐譯，並定書名爲「西洋近世史」。

本書包括下列十二個重要的章節：①文藝復興，②宗教改革，③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④法國大革命，⑤工業革命，⑥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⑦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⑧歐洲對外之擴張，⑨第一次世界大戰，⑩極權主義的興起與民主國家的衰落，⑪第二次世界大戰，⑫戰後世

界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發展。由此可見近代史的重要問題，均已一一論列。原著對於每一問題，均着重說明其所以造成的背景及其對於今後世界的影響，刪繁、就簡，勾勒出歷史發展的主流，所以極適於用爲大學的教學課本。採用本書的教師，另可根據自己的觀點，以各人收集的資料，再作重點的補充，所以具有極大的廻旋發揮之餘地。除此之外，本書尚有兩個優點：其一爲編有詳細的大事年表，分別附在有關章節之內，便於參閱；其二爲附有精采的書目，可滿學者從事更進一步研究時之參考。

本書共七十二萬言，於短期內倉促譯成，錯誤疏漏深恐難免，尙祈博雅專家賜予匡正

李邁先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引論

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民主政治

十九世紀期間，整個歐洲均已進入工業時代，因此讀者必須承認，本期發生之一切大事，均與「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有關。工業革命至少自十八世中葉即已開始；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方始進入急劇發展階段。其全部發展過程，以後再專章討論，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工業革命對於十九世紀以後歷史的發展，均有影響。截至今日為止，工業革命仍在繼續進行之中，迄未終止。主要西方國家經濟，現在雖已發展成熟，但世界其他國家，目前仍在吸收西方工業成果的過程當中。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依然處於初期發展階段，工業制度所具有的種種革命性的潛在勢力，最近方始一一顯示出來。關於這一個世界性的運動的若干方面，將於本編最後一章論及歐洲之對外擴張時，再行敘述。

民族主義

我們在本編的第一章中，將要討論到十九世紀期中的民族主義。前面曾將民族主義作爲一種宗教的代替品來加以討論，因此我們可以說，所謂民族主義，就一般意義解釋，就是個人的情感、和他所屬民族的情感、以及同一民族各個同胞的情感，彼此感應、相互一致的一種精神狀態。至於民族主義，究竟是一種自然的情感呢？抑或是一種人爲的結果呢？這是一個頗難答復的問題。一個人如果覺得他就是同居羣體之中的一份子，這種源自家庭團體精神的感覺，當然屬於自然的情感。但是如果把這種情感擴而充之，使其成爲現代民族國家的民族精神，對於其中演變的過程如何加以解釋，就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了。當一個人的某一同胞，受到某一外國人的欺侮，而此一同胞的個人品行是否良好，他全不過問，同時他對於這一位外國人個人却又極爲同情，但在其同胞受侮的情況下，他立即覺得有援助同胞抵抗外人欺侮的義務，這種情感，就是民族主義的精神。一個人如果認爲本國文化絕對優於任何其他國家的文化，他就再也無法以公正客觀的態度來衡量本國的文化。在上述情況下，這個人就容易從事於帶有民族感情的激烈行動了。民族情感，極易激發。有時爲了激發民族情感，必須借助於抵抗外族的戰爭。不過這種

情感是否有助於世界和平秩序的建立，大有問題。在建立超越國家以上的較大社會的思想尚未提出以前，民族主義可能是一個國家必先經過的階段。

(一) 古代世界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在人類歷史中並不是一種新的思想，不過它在不同時代中具有不同的形式。我們已經說過，各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單位均會喚起共同的意識。古代的埃及人認為巴比倫人十分不幸，在種種方面全不如埃及人幸福，因為他們沒有一個神化的君主，因為他們只有降雨而沒有尼羅河水的泛濫。埃及人也把亞洲人看作是不幸的民族，因為神祇對於亞洲人不像對於埃及人那樣的眷愛。古代的希伯來人也以同樣的原因卑視其他的民族，認為上帝祇在他們中間顯現聖像，並未以同等對待那些崇拜偶像的民族。上帝只是選擇了他們，而且以特殊工作和特殊的責任交付在他們頭上。希臘城邦的人民極端愛護他們的城邦，認為只有他們的生活方式才是最適合於人類的生活方式。在希臘人的目光中，波斯人只是一批野蠻人，他們的那種帝國政府，只適合管理奴隸性的民族。

古代的民族主義，到了羅馬人手中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具有思想的羅馬人，認為羅馬文化優於其他文化，羅馬人的道德水準也遠比其他敵對民族更為優越。在羅馬文化以外的那些人，因為他們沒有同樣的公民權，沒有受同樣法律的管轄，所以他們仍然是野蠻人。他們之所以野蠻，並非由於他們不是羅

馬人，而是他們沒有受過羅馬文化的薰陶。因此，羅馬人的政治單位，並不以一個民族爲限，而是超民族以上的較大組織。在理論上講，世界所有各民族，如果他們接受了羅馬文化以及伴同羅馬文化的法律與秩序，就沒有理由不使他們成爲羅馬的公民。在羅馬帝國當中，我們看不到任何意大利民族主義的絲毫證據，在羅馬帝國建國以後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非意大利人早已躍登羅馬皇帝的寶座了。

(二) 西歐民族主義之初現

在羅馬帝國的庇護之下，基督教會逐漸發展成長。基督教會也是一個世界性的機構，想要使世界所有的人類一律成爲它的信徒。在理論上講，沒有任何一個人在它的範圍之外。這種思想，一直延續到中古時期。基督徒雖然在宗教的旗幟之下和回教徒作戰，但是這種戰爭並不是一種民族戰爭。雖然基督徒無疑的與其基督教同伴合爲一體，反對非基督教徒的敵人。可是到了中古後期，西歐文化中首次出現了民族的觀念，這種觀念和基督教義當中所包含的世界主義思想同時產生。聖女貞德 (Joan of Arc) 曾經號召所有真正的法國人，團結一致，將屬於外族的英國人驅出法國之外。一個英國的國王如果他還統治一部份的法國領土，就顯得不大自然了。在英國的伊莉莎伯時代，由於抵抗西班牙的侵略戰爭，特別是當英國遭受西班牙「無敵艦隊」 (Armada) 的威脅的時候，愛國的火焰即隨之燃起。在莎士比亞的所有戲劇之中，處處充滿了愛國的精神。在同一時期，葡萄牙人一度被迫接受西班牙君主的統治，他們

認為這是一種來自外人的統治，因此是無法容忍的。荷蘭人當其被迫對抗西班牙發動獨立戰爭時，也開始發現了他們自己的民族意識。

在以上所舉的各個事例當中，我們可以發現有一共同的因素。民族意識多由戰爭激起，當擁有毀滅性優勢力量的外敵壓境時，民族意識可以成爲促進人民團結的力量。所以民族主義可被視爲一種有力的武器。法王查理七世和貞德在武力和人力方面，顯然不如英國和布根第（Burgundians）。伊莉莎伯只靠少數海軍和不屈不撓的決心，抵抗一支歐洲最大的陸上力量。西班牙如能在英國登陸，英國必爲敵人擊敗。葡萄牙和荷蘭所面臨的敵人，也是同樣的强大勢力。一直到十八世紀末期，波蘭國王多自外籍人士中遴選，而且也不以爲奇。但當國家被外人強暴瓜分之後，立即激起一股強烈的民族意識，在以後將近兩百年間，不斷展開最爲激烈的獨立運動。

(三) 現代初期的反民族主義趨勢

除了這些小國在保衛國家戰爭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識的例證之外，另有一批相反的例證。有些歐洲國家，一直到了十八世紀末期，仍然沒有民族意識的表現。法國在中古末期的統一運動成功之後，它的民族意識反而逐漸衰弱下來。路易十四比較更是一個「王朝」的統治者，而非一個法國的民族主義者。他的興趣主要是設法擴大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的勢力，特別是對抗中歐另一强大王朝——哈布士堡（Haps-

burg) 家族——的勢力。他不惜浪費巨額資財從事對外戰爭，其目的只在和哈布士堡爭奪西班牙的王位，以便將自己的家族安置在馬德里的寶座之上，這個戰爭並不是爲了維持法國的國家利益。當然，法國文化確曾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當中擴大到整個歐洲，但是並沒有法國文化的帝國主義。法國文化雖被其他國家所自由接受，但是它的擴張，並不像現代的情形一樣，是透過政府和國家的機構致力於對外的發展。

奧大利 (Austria) 是一個在哈布士堡王朝統治之下的多民族、多種族國家。在日耳曼境內雖然共同具有一個日耳曼民族的祖先的回憶，但是日耳曼的領地已經分裂成爲數以百計的小小邦國，其中有些邦國甚至比古代城邦大不了很多。普魯士王所屬的領土也並不接連，其所統治之日耳曼西部，除了語言一點之外，其餘各點全和古老的布蘭登堡 (Brandenburg) 侯國不同。這些西部領土，有些是戰爭的收穫，有些是霍享佐倫 (Hohenzollern) 王朝及其先世由繼承權中得來的地方。但在語言方面，普魯士王國則與奧大利以及哈布士堡王朝的其他領域完全相同。

意大利也同樣由若干小國組成，這些小國的統治者幾乎全非意大利人。他們的統治十分不得民心，這倒並不是因爲他們全是外國人，而是因爲他們很少是開明的統治者。在意大利境內，仍然保持着一種城市居民的愛國心，有些城市雖在外國君主所統轄的大邦之內，但是他們仍然享有相當大的傳統自由。有很多意大利人，從但丁時代起，就漸漸培養起意大利民族的統一意識。意大利的實際政治環境雖則極爲惡劣，好像統一的希望將永久無法實現，不過這種統一的理想却始終未曾消滅。最後，我們應該知道

，十八世紀當中的俄國知識份子，大多都是反俄羅斯的人士，他們自認自己的祖國，如果和法國比較起來，只是一個野蠻的、沒有文化的國家，其中有很多人甚至拒絕使用本國的語言。

所以在外國人士看來，在十八世紀末年，根本看不到歐洲會分裂成爲若干民族國家的可能性。而這些民族國家的疆界，又是建立在語言和文化的基礎上加以劃分的。當時多數歐洲國家仍擁有許多不同的民族，操許多不同的語言，可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又爲民族主義帶來了一個新的刺激，使得過去的那種經驗又復重見於今日——就是抵抗一個被認作是壓迫者的共同敵人的戰爭，可以成爲激起民族主義的最大力量。

(四) 拿破侖戰爭對於民族主義的影響

哈布士堡王朝、霍享佐倫王朝、以及其他國家統治者的職業性軍隊，如果僅僅在對抗優勢敵人的戰爭中遭受挫敗，這些統治者如果在戰敗之後立即與拿破侖簽訂了割地的和約，那麼以後可能就不會產生民族主義的發展。因爲這樣的戰爭和過去的戰爭，在本質上並無差別。不過拿破侖的大軍是一枝徵集而來的部隊，他的士兵灌輸了革命的愛國的思想，同時拿破侖也不想和對方簽訂像前人一樣的單純和約。反之，他想對歐洲地圖加以劇烈的重畫。他在日耳曼西部建立了一個新的王國，交由自己的一位兄弟統治；他把西班牙的原任國王驅逐，代以另一位兄弟；他的第三位兄弟則被任爲荷蘭的國王。拿破侖和對

方所簽訂的條約，其條件全由自定，而非經過彼此的磋商。因此拿破侖在擊敗敵軍以後，又屈辱了敵國的人民，於是使敵國的人民感覺到也和他們的統治者一樣，受到了法國的欺辱。拿破侖以勝利者的姿態進駐柏林，然後又迫使普魯士接受了一個條件苛刻的和約，喪失了將近一半的領土。這種情形，造成了普魯士民族精神發展的環境，雖則普魯士本身並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由許多毫無關聯的邦國所組成的王國。普魯士的知識份子和愛國志士，於是利用集體受辱的情緒，掀起全體普魯士人將法國視為敵人的同仇敵愾心理。這種心理，在以後發生的對抗拿破侖的戰爭當中，在普魯士領袖於維也納會議討論和平條款時的態度當中，全部充分表現出來。再則到了拿破侖戰爭的後期，普魯士也可以對它的人民實行徵兵制度了。

不過在維也納會議當中，外交家們對於民族主義的發展似乎不甚加以注意，也許因為他們認為當一般和平條款開始討論之後，民族精神就會逐漸消失。由於有此假定，所以他們在討論的時候，並未將民族主義的因素考慮在內。因此，維也納會議頗受後代史家的批評。這些歷史家由於事後有先見之明，所以認為民族主義的發展，是一種順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現象。維也納會議的外交家既然缺乏上述認識，於是仍然按照過去若干世紀以來的傳統方式，將外國領土劃歸各國統治，作為對於該國統治者的賠償和報酬。事實證明他們已經犯了可悲的錯誤，在以後一百年間，民族運動如火如荼，其中大部分均係由於共同抵制外國統治所引起。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Serbs），一向對其所處之劣等地位深惡痛絕，此等地位，部份由於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和他們所屬的土耳其帝國的統治者不同，此時乃利用這種新的民族主

義爲武器，藉求實現獨立的夢想。希臘人和塞爾伯人的前例，其後又爲土耳其帝國以內的其他民族所效法。到了二十世紀當中，土耳其帝國以內的非土耳其人也走上同一路線。在拉丁美洲地區，當地人民對於西班牙的外來統治也十分厭惡，於是獨立運動隨之產生。其實西班牙對於拉丁美洲的統治，歷時已有數百年之久，現在的土著領袖，却忽然認爲無法繼續忍受。拉丁美洲諸國之所以能够脫離西班牙而獨立，一部分是由於機會所造成，一部分是由於各個領袖的卓越能力所造成，另外一部分則是由於美洲新興的民族主義所激起。「解放者」常常借助於反外的心理，以促成「解放」的實現。

哈布士堡帝國所統治的各個民族，最初僅僅要求他們自己的文化獲得承認，對於他們自己的區域分享部分管治的權利。但因這些最低限度的要求被拒，於是其他更大的要求乃陸續提出；最後甚至表示願爲自己所屬的民族拚死一戰了。信仰天主教的比利時，在過去數百年間曾受哈布士堡、西班牙或奧國的統治，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期間，仍然受着信仰加爾文教的荷蘭人的高壓統治，他們就覺得再也不能忍受。在第一個可能的機會出現時，他們就發動獨立的運動了。

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與民主運動

民族主義並不是促成歐洲各國獨立運動的唯一動力。自由的思想，雖然在很多尋求獨立的國家中極不容易看到，但在其他國家中却有顯著的影響。這種自由的思想，爲了尋求一個比較妥貼的名詞，我們可以稱之爲「自由主義」(Liberalism)。自由主義一詞，其拉丁文的字根爲 Liber (等於英文的 Free)，意即不受約束，自由自在。因此包含兩重含義：一爲由外國的統治之下獲得自由，一爲由甚至屬於同族的專制君主統治之下獲得自由。就後一含義言，自由主義大半源自美國和法國的革命，而非源自拿破侖戰爭，雖然拿破侖戰爭也是想把自由的思想由原始產生國家傳播到其他國家的領域中去。法國大革命曾經推翻了一個專制王朝；美國革命一方面斷然提出了人民享有透過代議制度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利的主張，一方面也使美洲殖民地的人民，能够從喬治三世 (George III) 和英國人的統治之下獲得獨立。就整個情形來說，各地的自由主義者均已證明他們能使飽受壓制的人民，擺脫暴政的枷鎖，而且在此後一百年中，對於爲爭取獨立而奮鬥的人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就他們的對內目的而言，我們必須將中產階級的自由分子和下層階級的自由分子，分開討論，因爲他們在種種方面各自追求不同的利益，各有不同的改革方案。

中產階級可以英國的「輝格黨」(Whigs) 和後來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 爲代表，他們多數來自專門職業分子和商人階級。他們反對政府對於貿易的干預；比較贊成將加諸自由貿易的限制降低到最低限度。他們願意充分擔任政府的責任，痛恨教會、貴族和君主的傳統權威。簡而言之，他們所企求的政治目的是憲政政府，就像十九世紀初年業已存在的美國和英國的情形一樣。不過他們對於農村

或城市下層階級的要求，則不願重視。爲了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他們使用的方法是資產階級的參政權，這種方法可以自動阻止下層階級的參政，因爲下層階級只有少數的財產或則毫無財產，所以沒有參政的機會。既無參政機會，也就不能透過代議制度對政治發生影響力了。

因此我們想在十九世紀的「民主」運動 (Democratic Movement) 和自由運動 (Liberal Movement) 之間加以區分。民主分子相信男子普遍參政權，全體人民可以透過他們的代表統治國家。因爲民主分子在全國人民中居於多數地位，所以人民如果普獲參政權，即可使民主分子透過他們所選出的代表去統治國家。英國的民主運動，可以若干「激進派」(Radicals) 爲代表，後來的激進派稱爲「憲章運動者」(Chartists)，最後就以「工黨」(Labor Party) 爲主了。法國的情形較爲複雜，因爲法國的農民比較保守，所以就和比較激進而人數較少的城市工人分道揚鑣，各自投票。英國的民主運動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方始開始，美國在傑克遜 (Andrew Jackson 1829—1837) 總統在職期間。至於法國和歐洲其他地區的民主運動，則在十九世紀末年才有急速的發展。

凡是中產階級人數較少的地區，從君主手中奪取憲政權利的工作就顯得比較困難。即使如此，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年，歐洲所有國家，除了俄國以外，均已獲頒憲法，實施憲政。在所有實施憲政的國家中，中產階級均在政府中分享部分權力。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在中產階級的憲政運動和獨立運動之間，並沒有必要的關聯。在很多獲得獨立的國家中，只是把外國的專制統治者換了一個本國的專制統治者。這些國家的立憲政府，全隨同後來中產階級的發展情況而發展。在某一國家（如比利時）之中，如果中

產階級已有相當基礎，那麼這個國家的憲政運動就沒有多少問題，議會制度就可以立刻建立。反之，在類似拉丁美洲一樣的國家當中，其自由運動的進展，必須延遲到幾十年之後方始實現。在此以前，以軍隊爲後臺的獨裁者仍然握有統治權力。

本編中討論十九世紀史的最先三章，應將其作爲一個單元看待。這三章裡的種種資料，彼此均有關聯。工業革命與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二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比它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更爲密切。初期的工業革命大多發生在民主國家的領域之內。因此我們在討論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期間的進步以後，再來敘述工業革命的發展，以及工業革命對於社會思想所產生的影響。工業革命敘述完畢之後，就又回到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發展，然後再綜論十九世紀的整個文化。本編之最後一章，則爲歐洲殖民地之擴張。